

自序

羞于说话之时

枪挑紫金冠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阿哥们是孽障的人

郎对花，姐对花

麴艸荒漠

长安陌上无穷树

认命的夜晚

青见甘见

惊恐与哀恸之歌

夜路十五里

苦水菩萨

看苹果的下午

扫墓春秋

在人间赶路

把信写给艾米莉

她爱天安门

火烧海棠树

失败之诗

荆州怨曲

肉体的遗迹

未亡人

别长春

堆雪人

怀故人

一个母亲

小周与小周

穷亲戚

鬼故事

旷野上的祭文

临终记

紫灯记

义结金兰记

山河 袈裟

李修文 著

Landscape
Kasāka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山河

李修文 著

袈裟

Landscape
Kasāka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河袈裟 / 李修文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04-7841-4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196 号

山河袈裟

SHANHE JIASHA

作 者: 李修文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陈新文 谢迪南

营销编辑: 陈漫清

责任校对: 黄 晓

装帧设计: 赵 燕 贾 弋

内文排版: 翟晓妮 黄思洁 任晓兰 尹琳月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x 1092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841-4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自序

Preface

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在这些地方，我总是忍不住写下它们，越写，就越热爱写，写下它们既是本能，也是近在眼前的自我拯救。十年了，通过写下它们，我总算彻底坐实了自己的命运：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十年之前，我以写小说度日，未曾料到，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黑暗扑面而来，终使我陷入漫长的迟疑和停滞。我甚至怀

疑自己，再也无法写作，但是，我也从未有一天停止过对写作的渴望，既然已经画地为牢，我便打算把牢底坐穿，到头来，写作也没有将我扔下不管。

有一年，我在医院陪护生病的亲人，因为病房不能留宿，所以，每每到了晚上，我就要和其他的陪护者一起，四处寻找过夜的地方。开水房，注射室，天台上，芭蕉树下，以上诸地，我们全都留宿过。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降大雪，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天台上的水塔边苦熬了一个通宵。半夜里，在和同伴们一起被冻醒之后，我突然间就决定了一件事情：自此开始，我不仅要继续写作，而且，我应该用尽笔墨，去写下我的同伴和他们的亲人。

他们是谁？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是快递员和清洁工，是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

就是这些人：病危的孩子每天半夜里偷偷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空空的陪护者们想尽了法子来互相救济，被开除的房产经纪在地铁里咽下了痛哭，郊区工厂的姑娘在机床与搭讪之间不知何从。由此及远——一个母亲花了十年时间等待发疯的儿子苏醒过来，另一个母亲为了谋生将儿子藏在了见不得人的地方，在河南，一只猴子和它的恩人结为了兄弟，

在黄河岸边，走投无路的我，也被从天而降的兄弟送出了危难之境。

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

也有一些篇章，关于旅行和诗歌，关于戏曲和白日梦。在过去，我曾经以为可以依靠它们度过一生，随之而来的又是对它们持续的厌倦。可是，当我的写作陷入迟疑与停滞，真实的谋生成为近在眼前的遭遇，感谢它们，正是因为它们，我没有成为一个更糟糕的人，它们提醒着我：人生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举手投降。

这篇简短的文字，仍然写于奔忙的途中。此刻的车窗外，稻田绵延，稻浪起伏，但是，自有劳作者埋首其中，风吹草动绝不能令他们抬头。刹那之间，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写作，感激写作必将贯穿我的一生，只因为，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与美。

——是为羞惭而惶恐的自序。

目 录

Contents

认命的夜晚	064	自序	001
长安陌上无穷树	054	羞于说话之时	001
鞑靼荒漠	047	枪挑紫金冠	012
郎对花，姐对花	038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021
阿哥们是孽障的人	024		

目 录

Contents

青见甘见 | 070

惊恐与哀恸之歌 | 082

夜路十五里 | 092

苦水菩萨 | 102

看苹果的下午 | 118

扫墓春秋 | 130

在人间赶路 | 141

把信写给艾米莉 | 146

她爱天安门 | 154

目 录

Contents

一个母亲	229	怀故人	214	堆雪人	204	别长春	196	未亡人	189	肉体的遗迹	184	荆州怨曲	177	失败之诗	169	火烧海棠树	159
------	-----	-----	-----	-----	-----	-----	-----	-----	-----	-------	-----	------	-----	------	-----	-------	-----

目 录

Contents

义结金兰记	2 9 8	紫灯记	2 8 8	临终记	2 8 1	旷野上的祭文	2 6 8	鬼故事	2 5 8	穷亲戚	2 4 6	小周与小周	2 3 9
-------	-------------	-----	-------------	-----	-------------	--------	-------------	-----	-------------	-----	-------------	-------	-------------

羞于说话之时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地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

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

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祇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

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香港电影《蝴蝶》里，名叫小叶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并肩前行，空气里流动着情欲，因为青春总是容易叫人恃无恐，小叶的挑逗几乎算得上蛮横，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来了小叶的嘲笑，但是画面一转之后，在浴缸里，当真实的鱼水之欢上演，小叶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却原来，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个——害羞不光只是手足无措，它也可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卷轴画，掀开它，墙壁要“轰隆隆”作响，一个辽阔的、崭

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阴晴，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学，几何课上，我走神了，往窗外

看，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盯着她看，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而且越来越烫，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盯着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

——实在是悲伤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我也是。“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十几年下来，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而且记得越来越牢，到最后，它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我先是饲养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黏附得越紧：说话的声音，翻动书页的声音，乃至碰杯的声音，都要小，都要轻，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渐加剧之后，它便成了病，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实话说吧，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说到底，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么是写作？它就是写，沉默地写，不见天日地写，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但我不说，自然有人会说，说桥段，说转折，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轮到我说了，我几

乎已经心如刀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我每说一句话，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抢先落入水中。往往说到后来，巨大的虚无感降临，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时，也背叛了写作，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

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其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指鹿为马，直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出话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间隙，我还是想念札幌郊